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二)

# 世界禁毁文学名著文库

## 德伯家的苔丝

[英] 哈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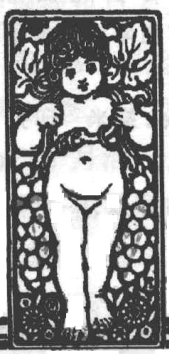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18

# 德伯家的苔丝

[英]托马斯·哈代 著
杜熹 译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二)

**世界禁毁文学名著文库**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京东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1/32 850×1168 毫米 印张:702 字数:15500 千字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套

ISBN7-5312-1346-X/I·313 定价:5800.00 元(全 60 卷)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 前　言

**【内容梗概】**

对马勒村的小贩杰克·德伯菲尔德来说，这是值得骄傲的一天。因为他从一个牧师那里得知，他是当地一个武士世家德伯氏的后裔。打那天起他决定享受贵族的生活，不再为生计而受苦受累。

杰克17岁的女儿苔丝是一个美丽善良的纯情少女。她的父母要她到附近的一个富有的德伯家去认亲。为了一家人的生计，苔丝独自去了德伯家。

到了德伯家，苔丝发现那里只有一个瞎眼老妇和她的一个风流成性的儿子埃莱克。埃莱克一见到苔丝就被她的美貌所吸引，立即用挑逗的语言调戏她，并设法骗苔丝留下来为他养鸡。苔丝在那里干了两、三个月活后，打算到别处去谋生，以便赚更多的钱养家糊口，但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埃莱克把她骗到树林里将她奸污。苔丝后来有了身孕。

她强忍着心身的巨大创伤离开这个罪恶之地，回到了家。她从早到晚在地里干着繁重的农活，默默地忍受着周围人们责怪的目光和尖刻的风言风语。孤独和忧郁伴着她度过一个个白天和黑夜。埃莱克没有放过苔丝，他像幽灵一样跟着她，试图永远占有她。在一个收获的季节，苔丝避开了埃莱克的追踪，





生下了一个小孩。由于体质虚弱，孩子生下后几个月便夭折了。苔丝想把孩子埋在教堂的坟地里，但遭到了牧师的拒绝。他担心这样会玷污教堂的清白。

在悲愤之中，苔丝草草地埋葬了孩子。她感到命运对她的不公，但却无法摆脱它的控制。苔丝百般无奈地离开了马勒村，来到了塔布里的一个奶牛场当挤奶工。

奶牛场里有一个名叫克莱尔的男人。他是一个牧师的儿子，不顾父亲和哥哥的劝说，毅然放弃了去剑桥大学学习的机会，立志务农，做一个农场主。他先后到了几个农场，熟悉各种农活，掌握不同的农业技术。

奶牛场里有许多挤奶女工，她们都尽力想博得克莱尔的欢心。但克莱尔只看中了苔丝。在她身上，克莱尔看到了一种自然的美，感觉到了一种纯洁的朴实，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苔丝也很喜欢克莱尔，觉得他博学多才，彬彬有礼，对人体贴入微。不多久苔丝和克莱尔热烈地相爱了。

但是苔丝仍没有从埃莱克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常常陷入痛苦之中。她爱着克莱尔，又觉得自己是个有罪之人。对她来说，一个被玷污的女子和一个牧师的儿子的结合是难以想象的。她劝克莱尔和别的女子结合，被克莱尔拒绝。在他眼中，苔丝就像一个纯洁的自然女神的化身。他不顾家人的反对，向苔丝求婚，苔丝经过反复思考后同意和他结婚。

在婚礼前的一个晚上，苔丝写了一封信给克莱尔。在信上她讲述了自己的过去。她将信从门底下塞进克莱尔的房间。她想克莱尔读了信后，他一定不会娶她。可是第二天早上，克莱尔还是像往常那样温柔。苔丝以为他已经原谅了自己。当她得知克莱尔没有收到她的信时，她想亲口告诉他，但克莱尔阻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苔丝，两个人结婚了。

新婚之夜，克莱尔向苔丝坦白了自己过去曾在伦敦和一个女人鬼混的经历，祈求苔丝原谅他。苔丝原谅了他后也公开了自己的秘密。克莱尔听后惊呆了，他难以相信这个事实，他的梦想彻底地破灭了。他没有原谅苔丝，把她送回家后，他远涉重洋去了巴西。

苔丝背上了“坏女人”的重负，四处奔走，打短工，干零活，拖着满是创伤的身体，从事着繁重的劳动，来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她尽力躲避着社会，在孤独中苟且偷生。寂寞中她还想着克莱尔，渴望有一天他会回到自己身边。

转眼一年过去了，苦闷的苔丝一天在听布道时发现，布道人是埃莱克。此时的埃莱克一改过去纨绔子弟的形象，道貌岸然地讲经传道。一见到苔丝，他又故态复萌，对她纠缠 不休，声称要帮她的家庭解脱困境，并和她结婚。为了摆脱这个无耻之徒，苔丝只得写信向克莱尔求救。

克莱尔也经历了一场精神上的巨变。巴西之行对克莱尔来说如同一场恶梦。他大病一场，痊愈后骨瘦如柴。在孤寂中，他想起了苔丝，深深地陷入对自己的无情和鲁莽的自责之中。最后，克莱尔醒悟了过来，他回到了英国。费了几番周折之后，克莱尔找到了苔丝。但是他失望了，苔丝和埃莱克已同居一室。由于父亲的去世，房子被收，生活的艰难，苔丝不得已只能委身埃莱克，以拯救处于死亡边缘的家庭。

克莱尔的归来，使苔丝既感到高兴，又感到绝望。为了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苔丝愤怒地杀死了埃莱克，投入了丈夫的怀抱。他们一起在荒原上过着逃亡的生活。一天清晨，东方露出了血红的朝霞。在祭祀太阳的石柱附近，追捕的警察围了





过来，他们带走了苔丝。几天后她被绞死。克莱尔和苔丝的妹妹丽莎·露按照她的咐嘱，开始了新的生活。

【作者介绍】

参见《无名的裘德》。

【遭禁经过】

《德伯家的苔丝》的女主人公是一位朴素纯洁的农村姑娘，作者在小说中分七个部分描写了苔丝充满了曲折和悲惨的人生经历，向读者展现了一幅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农村宗法制度的解体和农民的贫穷生活画面。哈代在这部作品中猛烈地抨击了社会的不公和黑暗。在揭露这个不道德的社会的同时，哈代还宣扬了一种宿命论和悲观主义的观点，把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置于社会的根源之上，用以解释苔丝悲惨的命运。

哈代对虚伪的资产阶级的攻击，为“堕落”女人和杀人凶手进行的辩护，为伸张正义所进行的呐喊，使统治阶级和反动的文人十分恐慌，他们对哈代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苔丝》出版以前，出版者和编辑就对书稿进行了删改。小说于1891年7月至12月在《图画》周刊上连载，因其中的一些批判社会的观点而受到不少评论家的谩骂。他们攻击哈代对苔丝这样一个生过私生子又杀了自己情人的女子寄予同情：有人声称“这个作家想要借这些书揭起反抗一切社会礼法的旗帜，掀起推翻一切神圣道德的风潮”；有人责备哈代“不该对不朽的神，用了不敬的字样”；有人称他是“在沙漠中大声呼唤的可怕预言者。”他们煽风点火，对哈代进行文化围剿。由于他们的围攻



和谩骂，哈代在写了《无名的裘德》之后，再也没有写小说，转而进行诗歌创作。《苔丝》在1891年被英国的流通图书馆列为禁书。美国波士顿的“监视协会”同年也表示“不赞成”这本书。但小说后来在英、美开禁，被认为是一部杰出的作品。



# 原书第一版弁言

后面这一篇故事的主体——内容方面与现在稍稍有一些变动——都在《图画周刊》上刊登过；另有几章，是特别写给成年朋友的，也都用随笔记载轶闻琐事的形式，在《双周评论》和《国家观察》上刊登过。这些刊物的编辑们，能把这部小说的主干和肢体按照两年前原稿那样连结到一起，全部印行，使我不胜感激。

我再加上一句话：这部小说的作者，出于单纯诚恳的动机，想把一些真正互相关联的事情，以艺术的表达形式展示给大家；这部书里所表示的意见和感情，不过是把现实大家想的和感觉的东西说出来了，如果有的读者认为这些东西难以忍受，那我只有请他想一想伟大的圣捷露姆所说的："如果为了真理而开罪于人，那么，宁可开罪于人，也强似埋没真理。"

汤玛斯·哈代　1891 年 11 月。



# 原书第五版及后出各版序言

现在这部小说的情形是这样的一种，在女主角开始扮演各色的角色之前，就发生了许多的不幸的变故，而这些变故，刚刚使她踏上单纯的人生道路就注定了漂泊与不幸，或者至少是结束了她许多的希望；既是这样，那么，如果读者会欢迎这部书，并且会和我一致地主张，认为关于一件人所共知的惨剧，它的隐微方面，除了前面说过的方面，在小说里还可以再说一说，那这种欢迎和主张，都和公认的习俗，当然是并不一致了。就以英美两国读者而言，接受《德伯家的苔丝》那种同情的程度，又仿佛证明，写一部小说，只依据大家不说出来的意见作方向，而不必使它符合于仅仅在口头上表示的社会习俗，并不是一无可取的办法，即使拿现在这种好坏不匀、限于局部的成绩作例子，都可以这样说。我感激人们的同情；我只觉得，如今，要得遇知己实在不易，不会有人存心误会就已算得上谢天谢地，而我却永远不能和这些同情赏识的男女读者见面握手，这的确有一些遗憾。

我所说的这些读者里面，也有许多是慷慨宽大地欢迎这部小说的书评家——而且他们占了读者的大多数。他们的言辞表现出他们和所有读者一样，是在用他们自己那种富于想象的直觉把我表达方面的不足之处加以弥补。

写这部书的动机，既不为教训人，也不为攻击人，只想在





描叙的部分，简单朴素地表达一些我个人的思想，在思考的部分，多写一些感性的东西，避免一些空洞的口号，尽管我心如此，但是反对这部书的内容和写法的却大有人在。

反对者之中那班最厉害的一点，除了别的事项以外，还更着眼于题材是否适于艺术，在良心上不能与我达成共识；同时明白表示，他们只能把这部书的副题里那个形容词所含的观念，和文明礼法养成的那种完全人为、并非原有的意义联合，而不能把它和任何别的意义联合。这个形容词在“自然”中的意义，以及美学对它所有的要求，他们统统不予理会；至于他们自己的基督教最优美的一方面对这个形容词所给的精神解释，就更不用说了。还有一些反对者，他们反对的理由，是着眼于这部小说里所包含的人生观，在他们看来这只是在十九世纪末期流行的那一种，却并非源于更早一些，更淳朴一些的时代里的——这种说法，我只希望能有充分的根据才好。让我重说一遍好了：一部小说只是一种印象，不是一篇辩论；我所能做的辩论也仅限于此了；我不由想起席勒给歌德的信里说到这班批评者的那一段话来了：“他们那一班人，只在一篇表现文字里寻找他们自己的意思；他们把应该怎样的东西，看得高于事实怎样的东西，因此，这种争论的原因，完全是基本原则的问题，要和他们取得谅解是完全不可能的。”又有一段：“如果有些人在评价诗时，注重的是内在的‘真实’和‘必然’以外的什么东西，那我跟他就算断绝了关系了。”

在这部书第一版的引言里，我曾经说到，也许会有一些高雅的人，忍受不了书里某一些东西，这种人在刚才说过的那一班反对者之中，果真是不乏其人。其中有一位，由于我未曾作那种“惟一能证明这个人灵魂得救”的判断的努力，不能把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部书读过三遍，因而感到心烦意乱。又有一位，极力反对我把魔鬼的钢叉，公寓的切刀，和蒙羞得来的阳伞这种所谓的通俗之物写在一篇体面的小说里面。还有一位绅士，做了半个多小时的基督教徒，只是为了更变我对于神圣的众神加以不敬的字样；虽然也就是他那种天生的高雅，逼着他用了一句叫人要感激不尽的怜惜之辞——说“他也算尽了他的能事了”——把作者原谅。我敢对这位大批评家说，对于神作不合论理的责备的，并不像他设想的那样，是一件自我作古的罪恶。固然不错，这种罪恶也许有它的地方根源，可是，如果莎士比亚是一个历史权威的话，那我就可以指出来，在七国那样早的时代，这桩罪过就已经传到维塞司了。因为在《黎琊王》里，格勒司特说过：

“神们看待我们，就好比顽童看待苍蝇，
他们杀害我们，为他们自己开心。”

下面再让我提起几位不满意苔丝的人，他们都是胸有成见、为大多数的作家和读者所乐意忘了的一类的人；当然也全是文坛上非常有名的大师，为了应付临时才摆出了他们的信心；都是现代“膺惩异端的铁锤”和立誓给人下马威的勇士，总想压抑那些尝试性的成就，希望它永远不能十全十美；总是故意曲解明显的意思，并且借着运用伟大的历史方法的名义而攻击私人。然而这一班人，或许是有必须要推行的主义，或许是有必须要拥护的权利，或许是有必须要保持的遗风旧俗；而像我这样一个只热衷于叙述世间真善美丑的故事的人，只记叙世上的事物给他的印象，完全不是别有用心，可就对于这些东





西，有的没注意到，并且也许在自己毫无挑衅的意思的时候，却忘却了自己所做的并不能适应有的思想。也许一时的梦想所生出来的偶然意念，如果大家真正实施起来，便会让这样一位攻击者在地位、利益、家庭、仆人、牛、驴、邻居或者邻居的太太各方面，认为碰上了相当多的麻烦。因此他才精神抖擞地把自己本人藏在一家出版者的百叶窗后面而大喊“不要脸!”世界的确是太拥挤了，不管要怎样地往前挪步，即便是毫无疑问最有道理的一步，都随时可能会撞着别人脚跟上的冻疮，触到人家的痛处。这种挪动往往始于感触，而这种感触有时始于小说。

1892年，7月。

前面那些话，是这部小说问世不久的时候写的，当时，这部小说曾遭受了社会上各种各样公开与隐蔽的批评，至今还令我记忆犹新。那一篇话，当初我说过，管它有没有价值，我且留在这里；换作现在，很有可能是不会写此类东西。从这部书初版起，到现在止，时间虽然很短，最初那些极尽所能的批评家，多数已经销声匿迹了。这似乎是说，过去的一切不满和争斗，都是无关紧要的了。

有些读者，对于书里的风景和有史以前的古迹，尤其是古老的英国建筑，颇感兴趣，写信来问我，借现在这个机会，我很愿意答复答复他们：所有这部书里和我别的小说里那些背景的描写，都是有观点素材的。有许多风景和古迹就用的是它们现在的真名字；例如布蕾谷、汉敦山、野牛冢、柰岗堵、达格堡、亥司陶、勃布砀、魔鬼的厨房、十字手、长槐路、奔飞路、巨人山、克利末利路、悬石坛之类都是。至于芙仑河和司



徒河，当然大家都知道它们本来就是那样叫法的了。在这些小说初次打稿的时候，我的意思是：那些可以把维塞司的大势指示出来的大城市和地点——像湃寺、蒲利末、波伦鼻勒、司塔特、扫色屯之类——都明明白白地用真名字。这倒并非做过什么细致的雕琢，不过，不论这样做有无价值，反正那些名字都原样保留了。

至于那些用假名或者古名的地方——因为写小说的时候，仿佛这是非常明显的——那些清楚地理的人好多也已在书中标志，证明他们清清楚楚地认出它们的现实素材：例如他们说，“沙氏屯”就是沙夫氏堡，“司徒堡”就是司徒寺·新屯，“凯特桥”就是道寨，“梅勒寨”就是沙勒堡，“大平原”就是沙勒堡平原，“围场镇”就是鹳溪，“围场”就是鹳溪围场，“爱姆寺”就是毕阿寺，“王陴”就是陴阿·瑞基，“绿山”就是芜堡山，“井桥”就是芜勒桥，“丝台夫路”就是哈夫路，“奈兹勒堡”就是亥兹勒堡，“布锐港”就是布理港，“棱窟槐”就是靠近柰岗堵的一块农田，“谢屯寺”，就是谢波恩，“米得勒屯寺”就是米勒屯寺，“阿伯绥”就是绥阿伯，“爱夫亥”就是爱飞昔，“头恩镇”就是陶屯，“沙埠”就是布恩末，“温屯寨”就是温寨等等。对于这些指证，我很高兴；他们的考据至少可以表示，他们对于书里的风景发生的兴趣，也是出于对我的书的一种关心和兴趣。

1895年，1月。

这部小说，在现在这一版里，多出来了几页，以前那几版里都没收进去。我把那些不相联属的随笔轶闻，像我在一八九一年那一版的序里说的那样往一处搜集的时候，忽略了这些





页，尽管在原稿里你可以找到它们的。这几页在第十章里。

这部书的副题，正如我前文所述，现在再补充一句副题，本是最后——书样都校完了——才加上去的，只是我个人对主人公品格的一些个人意见。我当初并没料到这样几个字会有人来作辩驳。想不到这几个字比全书其他任何部分所引起的争议都多！

“不著一字，斯更佳矣。”可是这个副题还是留在那儿。

这部书在一八九一年初次全部印行，分订三册。

汤玛斯·哈代　1912 年，3 月。

可怜你这受了伤的名字！我的胸膛就是一张床，要给你将养。

**维廉·莎士比亚**



# 目　录

原书第一版弁言 …… (1)
原书第五版及后出各版序言 …… (1)

第一期　少女苔丝 …… (1)
第二期　不再是少女 …… (96)
第三期　开始新的人生 …… (136)
第四期　结果 …… (206)
第五期　男人的错女人的罪 …… (306)
第六期　再遇德伯 …… (406)
第七期　终结 …… (48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